

「港獨」學「台獨」應該踢出校

踏入二十一世紀十多年之後，香港納稅人忽然覺醒，我們特區政府每年天文數字的教育開銷不知道都用到什麼地方去了，簡直是一輪明月照溝渠！尤其可恨的，是各家大學的學生會根本是培養法外狂徒的溫床！

在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之前，各大學的「學生代表」、「學運領袖」還沒有今天那麼猖獗，現在簡直無法紀！但是卻裡裡外外得到誤人子弟的教師包庇維護，我們守法良民可以怎麼辦？

最近一宗荒唐事，是某大學學生會會長夥眾「佔領」教師的辦公室，「包圍」普通話科的老師。身材高大的男生，疾言厲色恐嚇體形嬌小的女教師，還要粗言穢語呢！

事緣這家大學排名向來算是中游，不論收生的成績水平，以至畢業生的能力都不突出，而僱主對其畢業生的普通話水平亦有微言。於是學校方決定亡羊補牢，強制學習普通話，學生要通過一些水平測試或修了學分，才可以畢業。「學生代表」就拿校方強制同學修普通話為藉口，衝擊校方的管治權，以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如狼似虎的「學生代表」借題發揮，居然要過關、進而管轄語文老師的講課權，以及對學生學習表現的評核權。

為什麼今天香港的「港獨」學生要如此憎恨普通話？那當然是「港獨」學「台獨」的結果！在非法「佔中」的兩個多月暴動，及其之前的醞釀期和之後餘波亂事，我們都見有「台獨」分子的身影。來自台灣的老「台獨」，與香港的小「港獨」有大量的交流和培訓。

由語言挑起仇恨，是「台獨」的老手法。曾幾何時，在「台獨」意識高漲的日子，我們香港旅客在

「台獨」根據地講一兩句「國語」（與普通話同屬北方方言，只有極少差異），「台獨」分子就會顯出敵視的態度。他們把台灣地區南部流行的閩南語（閩方言的一個分支）說成是「台語」，你不說「台語」說「國語」，就將你當作仇人。

「港獨」經過「台獨」培訓之後，也把香港人慣用的廣府話說成是「港語」，然後向無知大學生、中學生灌輸仇恨任何操普通話之人的意識。香港文化圈中，許多人都認為潘國森是研究廣東話、粵方言的。實情是潘某人從來沒有從語言學、文字學和民俗學等角度深入研究，只是以一個廣府話用家的視野去評論時下某些大學教職員的倒行逆施而已。

潘某人可以斬釘截鐵地講，現時在香港一邊自稱研究或保育粵方言而一邊鄙視和咒罵普通話的人，都不是真真正正、兢兢業業去研究學術、去推廣粵方言的學人。至於以鼓吹多講廣府話粗口，當為研究粵方言的，更是斯文敗類！

筆者認為香港人有責任保育優質的廣府話，甚至粗口也可以保育。潘某人又不贊成香港的中小學強制用普通話教中文科，但是認為所有學生都應該學普通話，並參加國家認可的普通話評核考試。這個考試連小學生、中學生都可以報考，考得一定級別，就可以在高中和大學豁免再修這一科，才是上策。

大學生恐嚇老師，以「國際標準」，可以即時開除學籍。另一邊廂，大學生發表針對社會上特定群體的仇恨言論，也是可以即時開除學籍的！辱罵所有來自內地的同學，或是侮辱另一家大學校長的令壽堂，都屬罪犯「踢出校」之列呀！

會長大的鞋子

辦公室的女同事，包括我自己都在公司放置幾雙鞋子，以便在不同應酬場合替換，甚至配襯不同的衣飾，為求舒適下班又會穿上較輕便的鞋子。我們常取笑愛買鞋子以至堆積如山的人為「鞋奴」，生活於富庶社會，擁有許多鞋子成了理所當然。

有一年聖誕前，我助養非洲兒童的機構寄來孩子的照片，已忘了是哪個國家的小女孩，但令我不安的是她赤腳。我想寄上一對鞋子給她作為聖誕禮物，但為難的是不知她的尺碼，而且孩子長大得快，可能沒多久她便不合穿，遂打消這念頭。她的赤腳形象一直潛伏在我心裡。

當我最近看新聞，知道一個為極度貧窮地區服務的非牟利組織Because International，透過不同團體為貧困地區，包括多個非洲國家的窮小孩送上一款「會長大的鞋子」時分外感動！鞋子之所謂「長大」是鞋面前後左右都由闊帶組成，利用扣子來調校長度，可調整五至十二號尺碼，這樣腳掌大了，仍可以繼續穿着，而且

鞋底以硬膠製造，足以耐用五年。該組織至今已送了十二萬對鞋，九十一個國家的貧窮兒童受惠。

這款「智能鞋子」由一位美國人Kenton Lee發明，他在肯亞見到一個女孩穿上過小的鞋深深不安的表情，因而引發他去構想幫助他們。Kenton說：「當孩子赤足或鞋子不合，會產生健康問題。衛生欠佳地區有二百萬人患上由泥土傳染及寄生蟲的疾病。」世界衛生組織指包括蛔蟲、鞭蟲及鈎蟲等寄生蟲，是引致貧窮及落後地區的泥土病。赤穿行走也更容易踏着釘鐵玻璃等危險品物致受傷。

有報告說全球有三億孩子沒鞋穿着，三億對破損的赤腳！看看我們擁有的鞋，以及家裡孩子的波鞋，是否太多了？

「會長大的鞋子」可調校五種大小的尺碼。作者提供



向北極

隨着經濟全球化在中國深入人心，如今中國人的足跡已經遍及全世界。當然，這不僅僅是指旅遊，更主要的是指中國「一帶一路」的既定國策正在不斷地開拓全球的新視野。

最新一個例子是向北極。就在一月二十六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首次正式發表了《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明確指出：中國是「北極國家」，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條約和一般國際法，中國是「北極事務的主要利益攷關方」。因此，中國願依託北極巷道的開發利用，與各方共建「冰上絲綢之路」。

各方注意到，這份中國「冰上絲綢之路」正式發表的時機，正是二零一八年度「北極前沿」大會於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挪威最北端的城市特羅姆瑟剛剛閉幕之際。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智庫「北極研究所」的創始人馬爾特·洪佩特曾經說過，「中國確實擅長制定長期計劃」。大概他所說的這個「長期計劃」中也應該包括這個「冰上絲綢之路」正式發表的這個「不失時機」吧？

是的，就在這次共有近四十個國家和地區大約一千三百人參加的「北極前沿」大會上，挪威外交大臣伊娜·瑟雷德在做主旨演講時公開說道：「我們看到在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對北極事務的興趣不斷增加，對此我們表示歡迎。」

實際上，正如這位挪威外交大臣所言，也正如前述那位「美國先生」所說，中國積極參與北極事務是穩步前進的，可以說是一步一個腳印。例如：早在二零零四年七月，我國在挪威斯瓦爾巴群島的新奧爾松小鎮就建立了首個北極科考黃河站，成為第八個在該群島設立北極科考站的國家。

2013年，中國正式成為「北極理事會」的觀察員國之一。這個北極理事會是唯一包括全部八個北極國家的政府間組織，負責一切北極事務的總體管理，而其永久秘書處就設在不久前開「北極前沿」大會的那個挪威城市特羅姆瑟。對的，小狸還注意到這個特羅姆瑟市長名叫克羅斯廷·萊莫，他最近最關心的就是「看看是否有可能開通從北京或者中國其他大城市到特羅姆瑟的直航航班」。因為，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七年間，中國遊客總數增長了百分之一百六十。「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國遊客來這裡欣賞美麗的北極光。」

當然，如今中國人向北極前進，不僅僅是旅遊。據悉，隨着氣候變暖，北極海冰日漸消融，倘若取道於此前往歐洲，將比途徑蘇伊士運河的傳統航線所用時間縮短近二十天……小狸覺得，未來的「冰上絲綢之路」也顯然是一條更加「環保」之路。真好。

我變胖了……一點

在我的生命當中活到今天，從來我的體重也不超過一百四十磅，不知道為什麼？早在一個月前，體重竟然超過了一百四十磅。雖然很多人也會說：「你不要在我面前說增磅，這是很討厭的說話」，因為很多人也尋求方法去減肥，但我竟然說要增磅，你覺得是不是很討厭的說話？但有些人也不知道，比較瘦削體形的人，其實他們也不想，也希望能夠可以胖一點。

從小就給人以「瘦削、猴子」來形容我的身形，久而久之自己已經習慣，因為覺得這就是天生的，很難去改變。如果我有時間的話，找個健身教練鍛煉身體，應該都有不錯的成績，但我從來就沒有這個動力，可能亦因為工作的關係，每天也要通宵工作，就算有理想，但作息時間也不容許，最後只好放棄了。

但增磅這個想法從來沒改變，所以我每天也會量度自己的體重，亦都因為以前在加拿大求學的日子，可能壓力比較大，不知不覺原來患上甲狀腺高的情況，身體自然變差了，而且體重也變輕。你知不知道，就好像一個晚上吃完晚飯，體重是一百三十五磅，但睡醒之後竟然只得一百二十八磅，全因為甲狀腺高的人，心跳比正常人快，能量就會不知不覺地消耗，體重便會驟降；好彩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暫時沒再復發。

所以我也記緊，每天量度體重，如果發現體重突然下降，可能是舊病復發了。近期不知道是不是不懂得如何爭取時間休息，休息多了，自然胃口大開，體重也漸漸上升。亦有另一個可能，自己開始懂得如何處理自己的生活習慣，就算面對工作壓力及不愉快的事情，總會開始以平常心去對待，這也是可能變胖的原因。我想告訴你，從前我是真的不喜歡吃東西的人，也曾想過，如果可以研發一些藥丸，吃一粒就等於吃了一頓晚餐的話就好了，我就是這樣的人。

但近期開始，不知不覺地懂得欣賞每次進餐，而且會去期待每次的食物味道如何。我相信人的心情也會直接影響到吸收食物的效果。就好像之前到日本旅遊，七天的旅程，在出發之前已經安排好每一餐吃什麼，所以習慣了這種期待，而且日本很流行「吃到飽」的餐廳，所以每一次也盡量吃多一點，這樣便更加容易變胖。

記得以前，如果到外國探我屋企人，總會讓體重增添數磅，但一回到工作崗位，很快便會打回原形，所以我寫這篇文章已經算是確認了自己的體重一直向上增加，而且沒有減退的跡象，我覺得很開心，終於可以看上去沒有這麼消瘦。其實有時我也嫌棄自己的身形，所以當我知道自己的體重開始增加，你便想像得到我有多麼大的滿足感。

狀元府裡思前賢

南北長只有三百八十米的鞭指巷，街容已經陳舊，但九號、十一號院的陳冕狀元府，卻猶如一顆蒙塵塵埃的璀璨明珠，使這條百年老街蓬蓬生輝。冬日的一天，我迎着凜冽的寒風，從省府前街北頭向西，經雙忠祠街向南，來到鞭指巷，尋訪陳冕狀元府的蹤跡，領略古城濟南的歷史餘韻。

鞭指巷這街名的產生和演變，本身就蘊藏着許多精彩的故事。清康熙年間，這條小巷內逐漸有了若干家經營鞭子、繩纜、鞍子等等皮革製品的手工藝作坊，久而久之，被人們叫作鞭子巷，清乾隆三十六年的《歷城縣志·地域考》所使用的就是「鞭子巷」這個街名。

後來，民間流傳一個故事，說是有一天，乾隆皇帝高跨御馬，在文武百官的前呼後擁下駕臨濟南，遊完趵突泉後進入西門，到鞭子巷南口停住，看到巷裡擠滿賣馬鞭、牛鞭等車馬挽具的店舖，一片繁華景象，十分高興，便馬鞭一指，問身後隨行的大臣劉墉，「這街何名？」劉墉聽到皇帝問話，靈機一動答道，「稟報萬歲，這街正如御鞭所指，實為恩幸，可名之為鞭指巷。」乾隆帝大悅，為此獎賞劉墉，從此，鞭子巷改名為鞭指巷。

陳冕狀元府坐落在鞭指巷北段的路西邊，是兩個坐西面東的院落，當年曾是清代山東登萊青道台陳顯彝和他的兒子、曾任萊陽和長清縣令的陳恩壽府邸。傳說陳恩壽的兒子出世前，夫婦倆同時夢見百姓送給他們一頂精緻的大官帽，並祝他們的後代成才。故此，兒子出生後取名為陳冕，字冠生。陳冕考上狀元後，院門口掛上了皇帝御賜鎏金的「狀元及第」匾額，昔日的陳家大院就被叫做狀元府。

濟南土生土長的陳冕，是清代的曠世奇才，自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幼承家訓，博學經史，考上狀元之前就創造了多個第一：十四歲考上秀才，是歷代所有秀才中最年輕的；十七歲參加由皇帝選派大員主持的鄉試得中，成為所有舉人中最年輕的，按當

狀元府裡思前賢

時的規矩，中舉意味着取得了到京城考進士及選任知縣、教職的資格，陳冕中舉後即留在咸安宮任教習，清內務府為三旗子弟和官學中優秀者開設的官學就設在咸安宮內；他還在國子監任正學錄，以政論文章出眾而名聲大噪。

光緒九年即一八八三年，二十四歲的陳冕進京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一舉奪魁，成為清代第一百零五位狀元，也是歷朝歷代最年輕的狀元和濟南歷史上僅有的兩位狀元之一。街巷因名人而變得厚重，名人因成就而得以傳世，宅邸因主人成名而出名，陳冕狀元府從此聲名遠播，歷經百年滄桑仍遠近聞名。

走近九號和十號院，透過陳舊的門樓，依稀可以看出舊日的輝煌：院門前有四米寬的路面和三級石階，這是左鄰右舍一般民宅所沒有的；院門兩側的上馬石雖已無影蹤，但高門檻、門枕石、石雕石鼓，抱框腰枋、細料石的堅闊，磨磚清水硬山，五架樑小灰瓦，兩面坡花脊樣式等，比其他院落的門樓顯得高大和富貴。跨進高高的木門檻。門樓上是六柱式的前後掛落。紅柱鼓礎，前掛落為荷花圖案，後掛落為「亞」字紋飾；大門前兩側牆上，有一米長的磚雕花飾；門枕石櫺外的部分有七十厘米高，外露的表面上鐫刻有鳥獸花卉的吉祥浮雕，雖已蒙滿灰塵，但仍可看出逼真的形象和精湛的技藝；門樓的門楣板上，左右兩側木雕的「福」和「壽」兩個大字，透射出當年主人企盼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平安吉祥的美好心願；還有精美的木雕雕花窗棂圖案，內中的九個寶葫蘆形態各異、無一雷同，寓意為子孫滿堂，香火永續。

往院裡走，陳舊的雕花影壁後，一派大雜院的景象，半個多世紀之前就成了單位的職工宿舍，房頂上蓋的是長方形的紅瓦，傳統的弧形黛瓦杳無蹤影，如不細心看，實在難以置信這是昔日的狀元府。但仔細觀察用心端詳，方正的院落，五開間的鎮鼻式過廳，高大的堂屋和廂房，石牆上的挑簷石，精緻

《父母昨日書》

李銳是一位革命元老級的人物，也是一位善於講故事和經歷曲折離奇的人物。《李銳口述往事》一書，十分有趣，值得一讀。

李銳活到一百歲，最近才去世。他的自述說：頭一個二十年，在校讀書，追求革命；第二個二十年，以革命為職業，為黨工作；第三個二十年，被開除黨籍，流放北大荒，差一點餓死；第四個二十年，恢復工作；最後一個二十年，思考問題，發揮老年餘熱。

李銳除了革命生涯曲折，婚姻生活多所變化，一生跟中國的革命歷史牽連甚廣。所以他的口述往事，保留了許多革命資料，可讀性甚高。也許他的女兒李南央能繼承老父忠於歷史的精神，把她所知道的父親的故事，補寫出來，相信喜歡李銳的文章的讀者，一定是很高興的。

《李銳口述往事》，作者有兩人，一是作家丁東，一九八二年畢業於山西大學歷史系，工作於山西社會科學院，著作甚豐。但更重要的是李銳的女兒李南央，由她來為父親，當然更具可讀性。李銳的前妻范元甄，再加上一位著名的「左王」鄧力群，感情瓜葛，政治恩怨，可讀性更高。

李南央頗得乃父遺傳，寫作頗有文采。她編的厚厚兩巨冊的《父母昨日書》，為一段革命現代史保持若干資料。李南央讀書學的是汽車設計和製造專業，後派去瑞士日內瓦歐洲核能研究中心工作，並移居美國。現任美國加州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工程師。但是父親的文學種子的遺傳，使她的寫作頗具文采。

《鄧力群自述》的《十二個春秋》，並沒有把和范元甄的這一段感情瓜葛寫出，大概他也覺得在李銳夫婦中插上一手，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李南央今年已經是六十七歲的老太太了，她的《父母昨日書》，寫李銳和范元甄通訊中的往事，娓娓道來，頗為有趣。

的磚雕盤頭和石雕挑簷，正房墀頭上圓壽式花卉的精緻磚雕，山牆頂部的磚花通氣孔，鏽跡斑斑的鐵鍋子，還是可以看出一個世紀以前房主的審美情趣，以及建造這府邸的濟南先人的聰明才智、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藝。

院裡西廂房南頭本有一口井，陳冕考上狀元後叫做狀元井。井水來自泉水，泉水滋養大的陳冕有濟南人的特質，勤奮敬業，知恩圖報，樂善好施。陳冕考上狀元的當年，恰逢黃河決口，其父親陳恩壽因賑災過度勞累而病倒，正在翰林院掌修國史的陳冕聞訊回到濟南侍奉，其間，不僅為治理黃河水患捐款，還親自到前線救災。當年冬天，陳恩壽由於過度勞累不幸去世，臨終前囑咐兒子，「不要做空頭狀元，要多為老百姓做善事！」翌年，黃河又發大水，陳冕秉承父訓，再次慷慨解囊，捐出家財賑災，並帶領親友，乘著小船給災民送飯送水、送衣送被，還選擇地勢高的地方修建簡易房屋多處，供災民臨時棲息，為此散盡家財。光緒十五年即一八八九年，陳冕任湖南鄉試主考官。三年後，其母去世，他離職回到濟南服喪。次年，即光緒十九年五月，陳冕將祖墳遷址於東郊的歷城丁家莊，並在那裡修建了陳冕大院，興辦學堂，讓貧困學童免費讀書，這所學堂後來成為丁家莊小學。

傍晚時分，當我跨出狀元府高高的木門檻時，夕陽的餘暉正映照著鞭指巷，沒有市井的喧囂，顯得古樸而厚重。這令我感悟到：人間的風景，若無文脈的傳承，就會失之於輕淺，而有的地方，再陳舊再簡陋，只要有歷史的積累和故事的流傳，便會立刻變得深厚起來，陳冕狀元府和鞭指巷片區就是這樣！但願這樣的歷史文化街區得以整體保護，陳冕狀元府得以修繕並開放，因為這是濟南的根，傳承著古城的歷史文脈，善待它們，就是善待濟南的歷史。

狀元府裡思前賢。透過這片老街巷，我目濡了濟南古聖先賢的德範，看到了時代對濟南先哲的尊崇景仰，感受了對出於濟南人世代相傳的自豪驕傲！

阿常

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交通還沒有現在這樣方便，而哈爾濱雖然距北京不算太遠，可在我當時的印象中，是不近的地方。到底為什麼有這種印象，我也不甚清楚。

倒是當時公映的彩色紀錄片《哈爾濱之夏》，讓我印象深刻，而且嚮往。那時，外號「阿常」的哈爾濱同學甯德常，暑假回去探親，我曾經半開玩笑試探：我跟你去哈爾濱吧！他當時笑笑說，請你是人情，不請你是道理。我愣了一下，急忙連滑帶滾。二零一五年八月，竟然有機會飛哈爾濱後會。見到阿常從大慶趕來會合的治政，幾近半個世紀重逢，甚是激動。說起當年的話語，阿常驚異地說，啊？他懷疑自己當時有那麼高的水準嗎？大家嘻嘻哈哈也就盡付笑談中去了。

我們三人幾度歡笑，幾度暢聚，阿常和治政還帶着我，去吃餃子，並叫上哈爾濱甜酒，三人盡訴心中別離情。哈爾濱餃子，花樣之多，是我所沒見識過的。餃子雖然好吃，但我們最珍惜的，還是那千山萬水隔不斷的同學情誼。阿常堪稱是我們班的美男子，高而挺直。哈爾濱是出男芭蕾舞演員的地方，聽說少年阿常也曾經被去試當芭蕾舞演員，可是面試時，雙腿不能完全併攏，終被放棄。但也足可證

阿常

明，他的條件是很不錯的。記得上學時有一次聊天，聊起夏天在哈爾濱太陽島游泳，人山人海，突然有女人大叫，說一個男人非禮她，那人不屑地說，我把女朋友叫來，比比看誰漂亮！我選用非禮她？聽了這個故事，我暗想，我又不在場，誰是誰非，真是清官難斷家庭事了。

阿常為什麼有這個外號？應該是他個子高，加上他大名又有個「常」字。但我還有另外的想法：當時上現代文學課，講魯迅散文，提到保姆「長媽媽」，加上他手長腳長，名字又有個常字，於是也就附會成「阿常」了。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北京郊區潭柘寺，好像還有驚峰玩。驚峰只是好奇，只看了一眼，潭柘寺倒去逛了一下，好像還巧遇我三姐，至於細節，還真不記得了。哈爾濱與阿常重逢，他還提起說，我姐姐帶的印尼食物真好吃。我倒是忘記是什麼食物了，大概是印尼糕點吧，我心想。

那回重逢，他還是當年青蔥年華的模樣，不論和治政一起逛遼東最大的東正教堂……索菲亞教堂時，還是去教堂附近的亞洲最長的步行街，「中央大街」時，他都緊緊地握住我的手，似乎生怕我走失在人流中，讓我感動無比。他告訴我，這個始建於一八九八年的大

街，一九二四年由俄羅斯工程師監工完成。阿常說，當時一塊銀元一塊磚呀！難怪至今依然堅實如故。

這時，毛毛細雨從天而降，打亂了我們原本想要沿着這條街走到松花江畔的計劃，只得去避雨。晚餐後，雨還是下個不停，阿常和治政帶我到馬迭爾酒店下面的冷飲店，他們說，來哈爾濱不能不嚐嚐著名的馬迭爾冰棒。

臨離去那晚，阿常和治政特意到我住處陪我，聯床夜聊，說不完的話，不知夜之既深。次晨，他們送我上小車，臨別前，阿常和治政惋惜地說，可惜時間短了些，不然可以帶你去看看更多的東西！

是的。即使他不說，我也明白。但時光催人，終難離去，我見到車窗外，他們揮手的影子，車子漸漸遠去，我的眼前模糊一片。



■哈爾濱餃子花樣多多。網上圖片